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九十六回 眾商發心修廟宇 三僧說偈滅邪氛

話表施才扯著艾多，要去對證。艾多慨然就走。分心魔見施才扯著艾多，便發怒起來，說道：「施才，你雖出本生理，也虧我等幫伙，相交了一番。今日如何沒些情意，把我們扯去，比如對出帳來，怎生開交？」便扯著艾多，叫他莫去。你扯我拽，卻好破廟裡走出一個廟祝道人來，問道：「你們是酒肆中店主，在此扯嚷為何？」施才便把客人的事說出。道人道：「如今客人在哪裡？」施才道：「在我店中。」道人說：「你莫要扯他。我有一個道理，解勸客人不控官長，見個明白。」施才說：「你若解勸得客人，我便不扯他。」道人問道：「你店中可有幾眾長老麼？」施才道：「正好客人吵鬧，有幾個僧人也在店中勸解不開。」道人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你且放了這位莫扯。我小道同去，自有道理。」施才放了艾多，同著道人走回到家。只見客人到店中，大呼小叫，吵嚷不休。眾鄰勸解不止，祖師師徒安坐在靜屋，收拾出門。道人見了祖師，忙稽首說道：「老師父們可是演化本國，度脫群迷的麼？」祖師兩目看著道人不答。」道副師答道：「正是，道人你怎得知？」道人說：「小廟十日前，有一位僧人，同著一位道士，路過到我廟中，住了兩日，說我破廟傾頹，如何不抄化修理。小道說：『荒沙僻路，便是抄化，也沒人發心。』僧人道：『只要你守本份，堅道心，在這座廟出家，自有人天歡喜，感應十方，與你來修理。』道士說：『不然。今世人心見相作佛，經誓發心。你如平常募化他，他那裡肯。必待一事警他，便肯施捨。』僧人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』他二位住了兩日，見我道人守份安貧，乃臨去說了四句偈語，叫我遇著高僧演化本國的來，自有發心修廟的到。今日果見老師父們來，正應著他偈語。」副師乃問：「偈語何說？」道人念道：

從商發心，四孽歸化。

破廟復新，善功永大。

道人念畢，副師道：「我等已知其義。但道人去與眾商勸解，看他可肯發心？」道人乃向眾商說道：「列位客官不必吵鬧，我道人要抄化你個善心，管你金寶失去的復得。」眾商笑道：「若是既失的復得，我們情願信你抄化。只是你要保還我們的金寶？」道人說：「我廟中十日前，有兩位神人過，說破廟應新，當有幾個商客來發心。只因這商客貪花戀酒，為利生嗔，當有波濤之險，不獨金寶之失。幸有高僧演化來臨，得沾道力，免去諸孽，消了嗔，復了利，不為花酒所迷。這金寶俱在店主後園地下。」商人聽了，隨往後園，果見藏埋處，起土得金，個個大喜，一齊起身到廟裡來。道人忙拜請祖師師徒同行。祖師乃向三個徒弟道：「汝等助化之功，正於此完，當同眾商一往。吾不欲同此等四癡之客前行。」副師道：「我師既不欲同眾客住廟，弟子等焉敢同他。」祖師道：「廟中尚有一化永消之孽，其功賴在汝等。汝宜速去，一則使眾商捐金修廟心堅，一則那十日前僧道還要與汝等相會。吾少借店主家靜室入定，旬朝當來廟，看眾商修廟興功。只是汝等消除四孽，莫要容情。聽我一偈。」乃說道：

清心寡慾，一孽莫容。

廟功圓滿，見葦喜逢。

祖師說偈畢，閉目端坐。三僧乃同眾商與道人都到廟中來，眾商果見這廟：

東倒西歪殿宇，牆坍塌塌廊廂。有椽沒柱少桁梁，風雨淋漓塑像。磚石台階都壞，木頭門扇皆傷。破鐘不響鼓存腔，怎住道人和尚！

眾商走入廟來，見了也有說：「這廟傾頹，當原前卻也齊整過。」道人說：「都是住在廟的不肯出心修理，作踐壞了。」也有說：「我們既失去的財復得，便舍了修理罷。」也有說：「廟宇毀壞已甚，不如重新蓋造。」只見施才說：「若是重造，小子便為佈施領袖。」道人聽得，一面拜謝眾人，一面計較興工。那施才卻前後找尋陶情等一班人，哪裡尋得見！只見那倒塌的廊房內一根柱腳上，纏縛著幾個山羊犬豕，在那裡掙扎，見了施才，惶惶欲走之狀，卻又難脫。施才不解其意，乃道：「甚人家控這幾個牲口在此？頹廊倒柱，難經得它扯扯拽拽，怎教廟宇不壞？」

正要去叫道人來解放，只見一個人來看著羊豕，說道：「你等趁僧人在此，求個度脫生方，誤過了萬劫難逢。」施才聽得，便問道：「漢子，這羊豕是你家的？不拴在別處，卻拴在這倒柱上，扯倒了柱子，不但毀壞廟宇，只恐打傷你牲口，不如放了罷。」那漢子道：「這是你店中陶情一班來的冤業，都是陶情坑陷了他。」施才聽得說陶情，便問道：「我正在此找尋。這幾人坑陷了我資本，要了幾個客商，如今躲在哪裡去了？」漢子道：「施才，你莫癡迷。那陶情們乃世間割不斷的幾種多情業障，能益人，能損人，自非有道行之人把持得住不被他損。這幾人誇能，用術已久，造孽多時，未得高僧度化，終苦沉淪。今聞得東度高僧到這廟來，他們不敢近，卻又不肯遠。」施才道：「怎麼不敢近，卻又不肯遠？」漢子道：「邪不敢犯正，故難近；幸逢道力，得以懺愆，故不肯遠。」施才聽了，心還不解。漢子道：「施才，你不必疑猜，我非牧羊養牲之人，乃是守廟使者。高僧今來驅邪縛魅，修舊復新，只得完滿他演化功果，把這一種冤愆控縛在此。」說罷，把臉一變，變的卻是個鬼使一般，並那羊豕都不見。施才驚懼起來，往廟裡飛走，卻遇著道人擺了素齋，款待三僧與眾商，來邀施才吃齋。施才乃把這一宗怪異向三僧說出。只見道副師聽了道：「店主不言，小僧們早已知了。只是道人要廟復新，卻要先除了這幾個業障。」道人說：「師父要掃除他，當用何法？」副師道：「小僧奉師命，一味度化他歸正，莫要使世人貪成病害罷了。道人可於早夜設一炷清香，待我等演此妙寶，使彼超脫。」道人依言，次早設香案花燈在那破廟殿上，伺候三僧不提。

卻說陶情、王陽等孽，自從那靈通關被元通和尚辯駁，參明瞭他只該節廉寡慾，各自隨遇平等，不得使人酣曲弊到個蕩情亂性，貪妖姦到那竭髓枯精，愛阿堵不顧捐生殞命，逞血氣動了奮臂填胸，送了多少愚癡蠢子入於陷阱。他們墮入輪回也不省，神司警戒也不怕，到此誘施才，迷客商，指望阻隔演化僧人，遂他心意。哪知高僧戒行堅牢，道心沉重，絕滅邪魔。到底這四孽計窮，各相計較。只見陶情說：「我當初原奉輪轉司，叫我勸化你等，不想你等逞慾縱情，連我也忘了，自中而下的輪轉。今高僧復修舊廟，你我也不如改過自新。只是不得高僧度化，怎能解脫？」王陽道：「高僧正氣，我等邪氣，既難近他，怎沾道化？」陶情道：「我已訪知高僧尚在施才家靜室，將欲獨自前行。這廟中乃是三位高徒，度化群迷，俱是他力，還可近得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守廟使者牽著一群羊豕走來，說：「你等在此計較甚麼？當到殿上，乘高僧開度，求個懺罪生方。若錯過了，萬劫難逢。」陶情等聽了，欣然前走，卻問道：「使者，你牽的這羊豕是哪裡？」使者道：「你還認不得，俱是被你們亂了他心情，狂逞妄行，逆了正大光明，輪轉自中而下的。汝等得度，可憐此輩，也叫他生方罷了。」說罷，乃走到廟門外。陶情往門內一望，只見殿上香煙繚繞，燈燭輝煌。少頃，殿內走出三個長老來，後邊跟隨著施才、道人等。兩邊早已是客商、善信、興工匠作諸人觀看。陶情等看那三個長老，但見他：

削髮不染塵，剃須絕去俗。

披緇蕩七情，衣衲除六欲。

色相變莊嚴，容儀真凜肅。

儼然三世尊，香雲繞殿馥。

眾孽見了，此時方才悔念，說道：「你看這清靜壇宇，有道高僧，六欲不交於心，七情罔動其念，何有曲弊之腥風，不見邪妖之污態，貨利歸於淡泊，煩惱化為平夷。比我等終日紛華鬧擾，把個心情鑿喪，天淵相異。」陶情道：「空說無用，我們且進到殿旁，也變個本等服色，求他度脫。」王陽道：「本等服色不但難變，且也見他不得。仍變人形，一還可親近，雜在眾人之中，或可得沾一視同仁之度。」艾多聽了，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他逞著富有幾文，便會裝模作樣，頃刻搖身一變，果然變得威儀濟楚。

分心魔見了不忿，就氣將起來。只因這氣不忿，哪裡變得來，左變右變，乃變了一個瘦體枯形、病歪歪一人，只好一個大肚子。陶情見了，笑道：「阿弟，只因度量窄狹，倒變了這樣一個嘴臉。」分心魔道：「閒話休講，只待高僧度脫便了。」卻說三僧上得殿來，齊齊坐下，眾弟子拜畢。副師早已知眾人中，有陶情等四孽雜在其內，便就眾商客身上說道：「列位善人，今者廟道通靈，傾頹復整，皆是善人的心，施財功果，卻也非容易。但願善人買賣亨通，財源百倍。」

陶情聽了，乃向王陽說道：「阿弟，我只道高僧有甚禪機梵語開度眾生，原來也只是化緣的奉承施主幾句甜言美語。」王陽答道：「阿兄，你便說不得參破他幾句，叫他演化不成，讓我們仍逞舊時情性。」陶情道：「正是。」仍於眾中走出來，向三僧前說道：「老師父，廟是廟，商是商。你不過是個寓行僧，上殿來該講些經典，說些道法，為何著意在舊廟復新，施財的功果？你豈不知道眾客發心施財，都是我們的功果？修了廟，眾信燒香，道人居住，與你何干？」道副師一見陶情，便微微笑道：「若是吾師在此，你也不敢狂談。只是我等立壇，卻也專為化汝。汝乃陶情麼？」陶情只聽得僧人叫出自己名姓，便打了一個寒噤，驚怕起來，忖道：「真乃高僧，如何識我？怪我開口太早，且待他再講完了才該問他。」一面自忖，一面只得答應道：「師父，我是陶情。」道副師乃說道：

陶甚情，伐性斧，曲繫於人何自苦？大聖惡你為貪甘，家國身心何所補？過三杯，傷六腑，口乾舌燥脾遭吐。雖然稱汝為合歡，誰教縱汝成貧窶！敗家財，貪歌舞，逞奪爭強競威武。吾今化汝作善良，莫因從交尊聖話。

副師說罷，陶情赤耳紅腮，向王陽說道：「阿弟，這師父果是高僧。要來參破他，倒被他參破了。我顧不的你了，自去做一個善良，到無量極樂世界，免入那自中而下輪轉地方去也。」說罷，一陣風去了。

王陽聽了，向艾多說道：「陶情被長老說破了他，我只得上前，也與長老講幾句。」艾多說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王陽也於眾中走出來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陶情原與你僧家無份，被你三言兩語說破了去。卻不知道他原不尋人，人自尋他。比如我也不去尋人，人自來尋我。」道副師見了，微笑不答。王陽道：「師父們如何不語？想是未離了此身，也有這端根因自父母生來。」

尼總持見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何物么魔？若是吾師在此，汝當潛形遠避。吾師兄不答汝之意，乃是絕汝不言。只是立此壇場，少不得也要化汝。汝叫做王陽麼？」王陽凜凜的起來，道：「為何也知我名？」乃答道：「我叫做王陽，卻不是此姓。」總持道：「我已知汝是亡羊補牢。只怕你病深難補，當年何不莫亡其羊？吾也有幾句說汝。」乃說道：

說王陽，精氣喪，妖嬈與人真魔障。坑生性命粉骷髏，爍骨銷形炎火炕。逞風情，誇豪放，分明刀劍將人創。一朝興盡精髓枯，神不王兮氣不旺。看無常，來消帳，歡樂變作悲悽愴。縱遇盧扁不能醫，可憐命送冤業恙。

總持說罷，王陽喪膽消魂，下氣柔聲，向艾多說道：「這長老果是高僧！說的好言語，參破了我心情。如今不與你一契了，做一個清心寡慾善男子去也。」一陣風也去了。艾多乃向分心魔道到：「我等同氣連枝，來求他度脫。他兩個參悟了去，我也說不得上前講幾句。」艾多卻如何上前講，下回自曉。